

•王雲五主編•

人文文庫

民族文學與時代精神

著叢集王

行印館書印務商灣臺



王集叢著

民族文學與時代精神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寓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叢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目 錄

一、民族文學與時代精神.....	一
二、精神病.....	三
三、新春談新.....	七
四、國際筆會的論戰.....	一〇
五、亞洲作家面臨的問題.....	一六
六、向文教當局進一言.....	一八
七、文藝界的團結目標.....	二五
八、文藝座談.....	二六
九、藝術與色情.....	二八
十、文藝與體育.....	二九
十一、記者與作家.....	三一
十二、公餘作家.....	三三
十三、尖兵.....	三四

十四、講新文藝	三五
十五、也談民國文學史	三六
十六、中文系分組問題	三八
十七、看小說	三九
十八、給誰看	四一
十九、文藝批評的戰鬪性	四二
二十、批評之尺	四四
二十一、客觀與公正	四五
二十三、量的問題	四六
二三、量體裁衣	四八
二十四、心靈進步	四九
二十五、反表現	五一
二六、反宗教	五二
二七、不要陶醉在自由裡	五三
二八、萬惡社會	五六
二九、「一套」	五六

三十、紀念杜甫	五七
三一、懷念道藩先生	五九
三二、「藝壇」	六〇
三三、「封神榜」	六二
三四、哪吒	六三
三五、新流派	六四
三六、義務廣告	六六
三七、議員育樂營	六七
三八、死人得獎	六八
三九、拉圾車播音樂	六九
四〇、翻印舊書	七〇
四一、畫香味	七一
四二、「西遊記」的戰鬪意義	七二
四三、賽珍珠的「西藏風雲」	七四
四四、沙特被捕	九八
四五、管不管	一〇三
	一〇四

四六、電影審查	一〇五
四七、電影廣告	一〇七
四八、主題與價值	一〇八
四九、國片的出路	一一〇
五〇、邵逸夫和紀德	一一一
五一、武俠世界	一二三
五二、黛薇看武俠片	一二四
五三、電視問題	一四五
五四、畸戀又一章	一五七
五五、送少年國際團出國	一八一
五六、提高影劇創作水準	一九〇
五七、日本影片	一九三
五八、「湖畔琴絃」影片	一九四
五九、減少外片輸入	一九五
六〇、韓國廢止漢文	一九七
六一、小說家參議員	二一八

六二、尼克森進行曲	一三〇
六三、搶第一	一三一
六四、「現代京劇」	一三三
六五、中國人	一三四
六六、江青「掛帥」	一三五
六七、也談周揚	一三七
六八、「巾幘英雄」的心靈	一三八
六九、香港的梁山酒店	一四〇
七〇、毛共文藝路線的死衚衕	一四一
七一、自由之光	一四七
七二、「只有一個主題」	一四八
七三、墮落的天使	一五〇
七四、又一蘇俄作家得諾貝爾文學獎	一五一
七五、俄毛暴政下作家文人的反抗	一五七
七六、美國作家抱不平	一五七

民族文學與時代精神

人類的基本關係，是血緣關係。因而形成種族，再以傳統的精神文化，形成民族。此精神文化中，文學是重要的一部份。因此，文學自然有民族的生命、氣質、風格，而各民族亦都有其自己的文學。馮德（W·Wundt 一八三二—一九二〇）說：『向無不如蓋民族印號的文化』，準此亦可說，向無與民族生活無關的文學。此一真理，至今未變。

以亞洲各民族文學而言，如中國、印度、日本等國的文學，都有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內容，也都與其地理環境及傳統文化緊密相結合，而富有民族的生命、色彩。戰後新獨立的亞洲國家，其文學更有強烈的民族意識與熱情。一九一三年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印度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一九五八年得此文學獎的日本小說家川端康成，他們是先後獲得世界文壇榮譽的亞洲民族作家，其作品與言行不僅代表自己的民族文化，並且富有東方的精神、色彩。泰戈爾宣稱『我們自有宗教』，讚美東方固有的人文，吸收西洋文化的優點，反對強權侵略，而將此高尚的思想感情表現於優美的詩篇中。川端先生對佛教哲理有深刻研究，在領諾貝爾文學獎時，曾說明其觀念，宣揚『美麗的日本』，而表示其自身屬於民族，與『美麗的日本』同在。他們的輝煌成就是亞洲民族文學的光榮，可與世界其他優美的民族文學媲美。大韓民國劇作家、小說

家韓悠雲將韓國民族奮鬥史寫成六幕歌劇「殉國圖」，以其小說創作的收入存銀行，用作演出費用，並親自設計景型、服裝、道具。韓國政府在民族大義下，曾頒給他獨立有功表彰狀。由此可見新獨立的韓國民族熱情高漲，朝氣蓬勃，而其文學亦在民族熱血灌溉下成長，開花，結果。其他亞洲民族文學，無不在民族奮鬥的過程中發展，為達到民族的偉大目標盡推進的力量，同時創造文學的新成就，新里程。

但是，由於民族生活的發展，時代的演變，各民族的歷史與文學不斷產生新的紀錄，新的生命。這就是說民族文學是與民族歷史，時代精神相結合着的。看今日的新時代，不僅地球的空間距離縮短，民族、國家的界限亦不如前此之嚴，而且人類已登陸月球，正探測其他星球。因此，在國與國，人與人的交往中，往往遇到新的情況，民族性與人類愛並存；新的課題：民族問題與國際問題同在。如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不僅在月球上插上美國國旗，而且讓世界許多國家的國旗在那塊新地上飄揚。這是民族的光榮紀錄，也是人類進步的新里程。日本大阪的萬國博覽會，世界各國都宣揚其民族文化的優越性，同時亦強調其對人類的重大貢獻。大會的主題，則是『人類的進步與調和』・『每日新聞社』選的會歌，反覆歌唱：『你好啊，你好啊！』『西方來的，東方來的！』……真是一團和氣，各民族情感交流在一起。這一新的時代精神，對文學必然發生重大的影響，任何民族文學不能抗拒，也不必抗拒。

與這一新時代精神相結合，各民族文學仍表現其民族生活。發揚其民族歷史，同時尊重愛好

其他民族，促進「人類的進步與調和」。這是民族文學向人類文學發展的途徑，亦當是今日文學的新理想。

在此途徑中，我們遇到另一說法：以階級鬥爭、武裝暴動、階級專政來實現其『自由的王國』。爲此，文學被當作『階級鬥爭的武器』來運用，而以『政治掛帥』指揮之。究竟這種說法及其實際行動對呢？還是世界各民族互相尊重，大家歡呼『你好啊！』努力『人類的進步與調和』對呢？生活在新世界的文學作家，愛真理、有藝術良心的文學家，今天面臨此問題，必有正確的解答。

精神病

在一次文藝座談會中，一位青年朋友提出問題：由於科學飛躍發展，精神文明落後於物質文明，因而人類精神生活空虛，怎麼辦？（大意）當時我追隨幾位朋友之後，表示了一點膚淺的看法。但以不擅辭令及時間短促，現今再補充如下。

本來，物的體積與能力，人的肉體與精神，社會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是不可分離的。然其往往相提並論，則分別說明其意義，關係及作用，有時也是必要的。而且，事實上，某種社會形態，其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並不一致。某些人的生活，其物質享受和精神境界，也不甚調和。

以今日美國社會及某些美國人的生活而言，其科學發展，已進至太空時代，生產高度發達，物質享受應有盡有；許多人的資產如滾雪球，越滾越大，並不得不盲目地繼續滾下去；許多人覺得生活在地球上太平凡了，正計劃到月球和其他星球旅行。另一方面，對於搞錢、化錢、累積資產及比賽財富、豪華的緊張生活，又得不到合理的解說。對於未來，感到渺茫。而美國各方面的發展，使其與世界的關係日益密切，要擺脫也擺脫不了。日益複雜、緊張的情勢，令人困擾，並且感覺核子戰爭毀滅人類文明的威脅。於是找刺激。於是脫衣舞、搖滾舞、阿哥哥舞、馬舞等等盛行，色情汙濫，狂嫖濫賭。由此可見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是如何地不調和。可以說，高度的物質文明，過度物質生活享受，帶來了精神生活的空虛、苦悶、墮落、危機。這顯然是一種病態，其傳染於青年中，有些青年人就感到失望、落寞、迷惑，因而產生「迷失的一代」。偏激者反現實、反傳統、反秩序，甚至故意把自己打扮成爲不像人的模樣，過着不像人的生活，向人性挑戰、「反抗」。這就是大家議論紛紛的嬉痞。在文藝方面，與這種「時代精神」相結合的，就是色情小說、電影、歌舞，莫名其妙的各種「創作」，內容與形式都不像人的嬉痞刊物。如果這些也是「精神食糧」的話，其提供給人的，當然是毒素，對精神健康有百害而無一利。

這些消極、墮落、腐敗、反對傳統、否定現實、破壞秩序、違反人性的精神病，其最後作用是造成更嚴重、更危險的精神病態——綜合各種反動情緒、思想、傾向的共產主義。說那些病態的發展是爲共產主義鋪路，並不過份。事實上美國嬉痞中也有所謂「左派」，他們辦刊物，除刊

載一些奇怪之事外，還宣傳什麼「新社會」、「新人生」，引導青年走向邪路。不久以前，美國有兩名船員叛國，據新聞報導，他們原是嬉痞份子，竟叛國為共黨服務。可是，美國朝野似乎對這些現象並未提高警覺，積極對付。舊金山的「邪痞街」，據說成爲了「觀光街」，重利的商人竟利用他們的奇形怪相來吸引顧客。令人感慨萬千！

我們生活在現代，當然要努力使我們的國家及人民的生活現代化。但現代化不僅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更要有進步的精神文明。不僅要求高樓大廈，冰箱、冷氣、汽車、飛機等物質享受，更要有高尚、健康、愉快的精神生活。基於此，我們應迎頭趕上，發展科學技術，發展各種工業，增加生產，增進物質文明，充實物質生活。在這一點上，我們需要研究美國，學習美國。至於精神文明，精神生活，美國也有美好、健康的一方面。如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虔誠的宗教信仰，熱烈的體育活動，進步的文藝發展，都有值得讚美之處。以文學創作而言，如劉易士（ Sinclair Lewis ）、歐尼爾（ Eugene Gladstone O'Neill ）、賽珍珠（ 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及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等的作品，都有獨特的風格，重要的人生啓示，為世界文藝創作建立了新里程，而為世人所公認。對這些作家與作品，我們早就在介紹。這對於我們的文藝創作及精神文明之發展，當然是有助益的。還有美國電影、電視、戲劇及其他藝術的新技巧，也有值得學習之處。事實上我們早已在學習，以助我們建立並發展自己的新技巧，來表現我們的生活意識，促進、

充實我們的精神生活。凡此在國際文化、文藝交流中，在精神文明、精神生活相互影響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當繼續努力為之。然而，像上述那些病態的精神生活，我們不僅不當效法、學習、傳播，而且應予批判、揚棄、鄙視！

不幸的是我們有些人學美國，專注意那些病態。這在成年人的表現是紙醉金迷，尋開心，找刺激，而為此忙碌、緊張，終於感到空虛、渺茫。青年人則覺寂寞、迷失或以唱反調、奇形怪狀為「新」，為「光榮」，為「進步」。於是，窗外迷霧，窗內悲傷。於是迷途的羔羊，羔羊的迷途，有黃昏的野鴿子，野鴿子的黃昏。於是頭戴假髮、搽脂粉的「美男子」在鬧區遊蕩，有男扮女裝的高中學生進教室「聽課」。於是色情「文藝」流行。於是反傳統，反現實，反秩序的「理論」和「創造」應運而生。只差「嬉痞週刊」之類的刊物，還沒有公然出現，一出，就可說「全盤美化」了。而思想走私的赤色毒素，也在有些出版物中若隱若現。在此必須說明：我們無意給誰扣帽子，拉關係。但以美國的情形作參考，深入分析，上述這些病態是有關的，是互為因果，互相呼應的。

我們要求健康、生存、進步、壯大，必須把這些精神病指明出來，不可諱疾忌醫；並須善為治療。治療之道無他，就是要重視人的尊嚴與價值，要大家過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促進人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如上述那些精神病，不是對人生輕視、遊戲、消極、懷疑，就是根本否定人性，踐踏人生，他們都與此背道而馳。我們應努力喚醒其人性，清潔其心靈，提高其人生境

界，使其回到人走的光明大道上來。

「人爲萬物之靈」，人有高級的精神生活。其特性不僅能運用個人的智慧、靈感、才能，對付環境與萬事萬物，而且能合群互助改變環境，征服自然，因此，小小的牧童能指揮體大力大的牛，鳥獸蟲魚及各種鑛物皆受人類支配、玩弄、利用，而人類的集體智慧不斷征服河川、山岳、空中、以至地球以外的星球。因此，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福利日增，人生境界日高。這進步無止境，人，任何人，其基本任務都是在促進人類進步，也就是促進人類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進步，而使此原來合一的二者和諧發展，不相矛盾、衝突。這才能遏止、消除各種病態，而發揚靈性的光，群性的力，人性的美。

新春談新

新春，萬物都在生長、活躍，朝氣蓬勃，呈現出一片新氣象。

我們的社會、文化、文藝，也當求新，充實新的生命、新的力量，穿上新的戎裝，向新的目標前進，創造新的豐碩戰果。那些保守、落後、迷信的風習，那些「樂不思蜀」的苟安思想，那些在文化、文藝方面「玩弄其煩瑣的格局，保守其僵化的形式」（「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的作法，都該揚棄，甚至徹底革除。

但是，在求新、求行的同時，還須求本。本者何？即根本。我們的根本是人，是中國人。在求新中，千萬不可忘記自己是人，是中國人。基於此一立場，否定人類、人性而將人分成階段，以階級利益及思想感情代替普遍的人性者，這種「新」邪說我們固然要反對，就是以自我存在否定人類、人性的「新哲學」、「新文藝」，我們也不能苟同。還有將現實打碎，重新組織「新形態」、「新世界」，以求「真實」之說，因其「新世界」模糊、渺茫，令人困惑、迷失；甚至惡化，而為前一「新」邪說開道，使人走向以階級鬥爭創造「新世界」的地獄門。這也是反本的「新」，不可隨聲附和。在形式上，咬文嚼字，故弄玄虛，玩弄其新的「煩瑣的格局」，這種「新」，也不合國家民族之需要。至於女裝男、男扮女，不講清潔衛生，反對傳統常態，破壞秩序及善良風俗，淫邪墮落，深夜狂舞鬼叫，此種嬉皮傾向，雖在有些地方已成為「新運動」，據說還掛上「新人文主義」的招牌，但其走非人之路，其生活意識與活動表現，都不像人，應為有人的自覺與尊嚴者所不齒！擁有數千年文化的中國人，更要堅決反對此不像人的生活行為。

時髦的說法：今日是太空時代。這個新時代是科學創造的，而科學發明是人類心靈活動的收穫，正如文藝創作是人類努力的成果一樣。因此，太空新時代，是人類文明的新里程。這一時代來臨，人類更見偉大，更顯得尊嚴。面對此一新時代——太空時代，求新求行，一切一切，都當重視人，重視人的價值。就人的基本關係而言，是血統的關係，倫理的關係，民族的關係。這在太空時代亦無任何改變。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特將美國及其友邦國旗插在月球上，民族的光輝